



臺灣

選作近作家土鄉

李雙澤 ● 陳映真 ● 宋澤萊
鍾肇政 ● 鍾鐵民 ● 張大春

鏡花 ● 履彊
李 ● 洪醒夫

目錄

三	李双澤：終戰の賠償
四五	「終戰の賠償」簡介：經濟強權下展現的人道精神
四九	陳映眞：夜行貨車
九一	「夜行貨車」簡介：奔向明天的夜車
九七	宋澤萊：打牛滿村
一五一	「打牛滿村」簡介：現代農民圖
一五七	陳鏡花：微細的一線香
一八三	「微細的一線香」簡介：血緣的尋覓
一八七	洪醒夫：散戲
二〇九	「散戲」簡介：趕不上時代腳步的小人物

鍾肇政：白翎鷺之歌 二二三

二三五 「白翎鷺之歌」簡介：成人的童話

二三九 鍾鐵民：秋意

二五三 「秋意」簡介：融入現實的脈跳

二五七 張大春：鷄翎圖

二七三 「鷄翎圖」簡介：寫實文學的新原野

二七九 季 季：鷄

三〇三 「鷄」簡介：市民生活的小調

三〇七 履 彊：蟲

三二三 「蟲」簡介：農村變貌的透視

李雙澤

福建省晉江縣人，一九四九年生，父親是非律賓華僑。幼年時隨家人來臺，在臺灣接受教育，大學唸淡江文理學院數學系，課餘寫小說、作畫、作曲、唱歌，兼習建築。先後到西班牙、美國學畫。一九七七年九月十日在淡水游泳時，爲救人而在巨浪中淹死。同年初曾到菲律賓拜訪親戚，並作旅遊，於馬尼拉旅中完成「終戰の賠償」——這篇他一生中最長最完整的小說；死後以「遺作」發表於「臺灣文藝」，同時獲得第九屆吳濁流文學獎。生前所寫的小說、報導及所作歌曲，已由梁景峯教授編輯成「再見，上國」一書，小說部分計有十七篇。這篇小說發表時，編者附識了下列文字：「……他奇異地用了這麼一句日文，爲了我們已無法徵求他的同意，所以未便更改這個題目，意思是：『戰敗的賠償』。」

終戰の賠償

李雙澤

一、孔曰成仁，孟曰取義

「鹿兒島戰歿遺族」一行二十六人，正在豐田牌冷氣豪華巴士裏伸着身子，除了一個七老八十穿着一身全黑的和服的歐巴桑和兩個上了年紀的歐桑，其他的，都是年輕人。其實說年輕也不年輕了，算是戰後的少壯派吧？臺灣過來的黑牌導遊陳樣用指甲輕輕的敲着麥克風說：「嘛西嘛西。馬尼拉——芭山漢九十六公里是㗎。……彼時皇軍の玉碎㗎……美軍㗎……聖戰終止㗎……。」

我在前座翹着二郎腳哈着煙。沒我這個掛牌導遊的事。我唯一比較累的工作就是當車子停下來時候，我可得一馬當先的跳下去，把導遊執照大大的掛在胸前，那是老爸爸花了一萬披索買來的。然後立正半彎腰哈在車門外，恭候客人下車。等客人集合完畢，再跑向前把小旗子一搖，吹聲哨子說：「嘛西嘛西，都是！」領着客人蜻蜓點水的幌着走——其實我蠻喜歡帶日本人出來，他們從不會走失，不但秩序井然，而且排起隊來還自動看齊

，甚至到貓仔間捉貓仔打炮的時候，也是魚貫而入，從不爭先恐後。

陳樣繼續在說他的什麼皇軍嘍，米軍嘍，聖戰嘍，玉碎嘍，說得口沫橫飛。我回頭瞥瞥那兩個歐桑，他倆並排端端坐着，雙手放在膝上，像個小學生在聽老師上課，同時不斷的點頭說：「所德是嘍！」我對他倆善意的笑了笑。摸摸口袋裏的兩百五十塊錢美金，回過頭去，也隨着陳樣的嘍嘍點點頭來。

昨晚十點鐘在機場接了這團日本客人。一下飛機，領隊——也就是兩個歐桑中的一個，翹着小姆指輕飄飄的飄到我跟前，溜溜的望着我。

「五十美金！」我童叟無欺的大聲叫着。

「停沼？」他低聲問是不是休息？

「不！」我帶着大拍賣的口氣說：「窩入奶肚——過夜。」當然，除了那老歐巴桑外，我們全體做了一次夜市觀光，不久，他們就各自帶開。陳樣和我愉快的數着美鈔，我們一人分了二十五張十元大鈔。我最喜歡美鈔，尤其是喜歡上面的口號——淫膏威穿死脫，我們信上帝！

陳樣像精工舍一樣精準，當車子開上高速公路的時候他還開始講到：「彼時米軍の飛行機嘍……二十四小時投彈……火器集中……噴火……毒氣……化學劑……包圍……皇軍奮戰嘍……。」除了那兩個老歐桑和那個歐巴桑不時驚呼：「那尼？」之外，少壯派們幾乎都沉沉入睡了。

車子沿着國家二十三號公路飛馳，陳樣像國際牌卡式錄音機一般的繼續介紹當年激烈的戰況，催着我陶陶然的也進了夢鄉；頰邊似乎還留着昨晚貓仔間老板奉送的肉彈香味……。

我及時醒了過來，當陳樣大喝：「寧爲玉碎，不爲瓦全！」的時候，我不用看也知道車子轉入了芭山漢山區

柏油路被碾得滋滋作響。芭山漢河在左邊輕輕的流，岸邊結了纍纍的椰子。番仔們爬到椰樹上，一顆顆的搖下來往河裏扔，一堆一堆的，用穿了竹筒的尼龍細繩子圈起來，牽在竹排子後面。山谷裏響着小火輪的嘖嘖聲，小火輪拖着一條條的大杉木向下游駛去。車子愈爬愈高，顛顛的走進了黃土路；路很狹，迎面來的多是運杉木的大卡車。

「都是！」陳樣叫司機停了車：「芭山漢強枯如是㗎！」他叫道：「這就是芭山漢叢林啦！」

我倆合力把鹿兒島遺族們趕進了莽莽的「強枯如」去，柳暗花明的轉了幾轉，就到了一塊大石碑下。石碑上端端正正的刻了「忠魂碑」三個楷書，下款是「鹿兒島終戰紀念會支會建立，一九七二年二月」。上百個杉木牌子，蒼白蒼白的上面龍飛鳳舞着一大堆大郎次郎左藤右藤一二三四上下前後之類的日本名字。

遺族們合十的合十，燒香的燒香，頂禮的頂禮；死番仔鬼也拿來了香油簿要添香油，領隊的歐桑提起墨汁飽滿的羊毫，大筆一揮捐了五萬大圓，花花綠綠的鈔票一疊又一疊送過去。

「拿來！我們的糯米腥。」我堵在林子後向那數着鈔票的番仔頭要佣金回扣，拿回了兩萬五大圓。「操你屁股。」那番鬼在我背後悻悻的罵着。「幹你娘！」我上了車後回了他一句。

車子反常的又繼續往上爬。我也懶得問陳樣今天有什麼特別節目，反正在這深山裏也弄不出什麼賺錢的名堂來。

大河在腳下蜿蜒向西流入大湖，一片深綠的熱帶原始森林，從大湖邊一路向山上鋪了過來。陳樣與沖沖的先我跳了下去。「嘛西嘛西，都是！」我隨着遺族們跨進了「清泉鋸木、伐木關係企業公司

」的大門。

遺族們團團圍着老歐巴桑，老歐巴桑對着一塊新立的石碑，石碑上覆着一方黑布。「拜託拜託，」陳樣領了個短短胖胖，紅光滿面的人擠進場子裏來，往石碑旁邊站定。

「施清泉大佐是嘿！」一陣掌聲和高呼：「大戰時米軍混成旅特遣隊司令！」我看看這個肥短漢子，六十開外，穿着呂宋番常穿的麻紗鑲花白色禮服，番薯似的手臂，握着緊緊的大拳頭，胸部寬厚極了。如果不去注意他那金邊眼鏡後燦燦的小眼睛，可以說他是十足的呂宋番。

「大佐」向站在碑前的歐巴桑深深的鞠了一鞠躬，又環向家人點了點頭致意，遺族們一一回禮如儀。

「……松田君の友……戰時……游擊隊司令の施君……終戰紀念……松田君の希望……人類永久和平……四海之內皆兄弟是嘿！」陳樣大概是在替施「大佐」說開場白，遺族們紛紛向大佐彎腰道：「感謝，感謝。」

歐巴桑顫顫的打開了一個黑布包袱，上面印着一個奇形怪狀的圖案，裏面包着一玻璃盒的菊花，我湊近了陳樣，只聽他自言自語的說：「好歹還是個貴族呢。」

「大佐」把石碑上的黑幕輕輕的揭起來。

「前日本皇軍松田義一大尉之墓 一九七七年春重修 晉江 施清泉敬立」

歐巴桑繼續顫着，兩個歐桑上前替她把花獻上，回轉身就唱起了悽愴的歌來。

「君が代進行曲。」陳樣低聲的對我說，嘴巴喃喃的動着，算是和着遺族們唱。

「你會唱嗎？」我問陳樣。

「當然會……。」

「戰爭是人類無可避免的悲劇！」大佐的聲音很低很沉，但是很響，他走到歐巴桑跟前說：「我不殺伯仁，但伯仁却爲我而死！」陳樣瞪大着眼睛，顯然不知道該怎樣把這句話譯成日文。

「哦！」大佐頓了頓說：「義一兄雖然是求仁得仁，可是却是因我而死！」這句話譯了過去，遺族動容。

大佐示意遺族們繞碑一週，我伸了伸頭，只看見碑後又刻着屁股大小的「成仁取義」四個字。大佐伸手扶住了歐巴桑：

「義一兄和我情同手足，」大佐說：「無奈戰爭作弄人哪！如果是在太平的世界……唉。」大佐蹲下身子，撥了撥燒着的金紙，喳喳的在山風裏裂成一小片一小片。

「松田義一大尉就是在此地成仁。」大佐閉起了眼睛，靜默良久。

「戰歿？」有人問。

「不，大尉是我的俘虜。」

「啊，槍決的？」

大佐搖搖頭，嘆了口氣說：「自殺的。」說着用手在腹部劃了個十字。

「呀！」遺族開始興奮起來，有人叫出聲：「切腹！切腹！」

「嗨嗨！」大佐勉強的擠了點笑容出來說：「是的。」然後又長長的嘆了口氣：「松田兄對我我有救命之恩。

這要說到一九四二年了，那年在馬尼拉……義一愛吃米糕仔對不對？」大佐突然問起歐巴桑來，歐巴桑微微的震了一下，深深的彎了彎身子說：「嗨嗨。」

「當時伊在王城內的日本憲兵隊服務，家母就在王城外的街仔口賣米糕仔，義一常常來買，就和我相識了……」

「麻西麻西。」陳樣翻譯完了以後插咀道：「王城一七七五年……西班牙人建設……聖地牙哥堡是……我想陳樣是在解釋給日本人知道，所謂這個王城者，就是今天早上去參觀過的馬尼拉聖地牙哥堡，中國人稱王城也。」

「不久，家母只要新蒸的米糕仔一出籠，就叫我去請義一兄過來嚐，家母很疼義一，叫伊把要洗要補的衣服送過來。」大佐的聲音有點亢奮：「義一兄認家母做義母的時候叫家母一聲媽媽，家母高興極了，也要我叫義一兄哥哥，因為義一比大幾個月。」大佐朝着歐巴桑，輕輕的說：「我也應該叫您：媽媽？」

歐巴桑慈祥的笑着點點頭。

「媽媽。」大佐接下去說：「義一的漢文最好，伊最愛讀史記和春秋。」老人家福了一福應道：「嗨嗨。」

「如果家裏吃好餐的時候義一不在，家母總是不會忘記說：『要是義一也在就好了。』——那時生活真艱苦啊！因為戰爭，家中本來經營的伐木事業停頓了，只得靠家母做點米糕仔販賣渡日……」大佐的話被一個番仔打斷。

「對不起，上校。」

番仔垂着手說道：「省長有電話來……。」

「什麼事呀？」大佐，呃，這個上校說。

「好像有關於芭山漢光復節的典禮，大人！」

「說我等會給他回電話。現在，不要再來打擾，你不知道我有國際友人在此？」這個上校，大佐，施清泉把番仔打發走了，就繼續說：

「當時我已經參加秘密抗日組織……。」

「松田樣可知道？」有人好奇的問。

「起先是不知道的。」施清泉說：「一直等到我被抓進王城的水牢後——那天中午憲兵來抓我的時候，義一剛好出差北上，大清早來辭行時還帶了些米和豬油來，伊說得去兩個禮拜——等伊回來時我已經快要死了。」施清泉頓了頓說：

「是義一兄保我到醫院裏治療。我活過來的時候看見伊在我牀邊，眼睛紅紅的，好像很疲倦的樣子，但是看到我醒來又很高興，抓着我的手說：『清泉，無論如何，我們還是兄弟一般的情誼。』」

四週的人點頭交讚，施清泉使人端了張交椅來，讓老太太入座。

「義一不愧是仁義君子。」施清泉接下去說：「雖然伊心底下很希望我能和日本人合作。伊勸我說：『中日同文同種，本是一家兄弟。如果你答應出去後不再和日本入作對……』雖然我沒有答應，伊還是力保了我出來。」

遺族們喝起了可口可樂。

「阿里阿多。」施清泉雙手接過了旁邊敬過來的「和平牌」香煙，道了聲謝，繼續說：

「義一保我出來的時候，感慨地說：『當局的政策或許有過當的地方。我相信有不少人是逼上梁山的。』伊想盡辦法，終於使家裏的伐木廠獲准開工，也就是現在這一間。」施清泉吸了口煙又說下去。

「開工以後，由於是附近獨家經營，生意真好。不久，我把附近兩間停了工的木廠也買了過來……那是，哦？那是一九四四年二、三月的時候，芭山漢正是游擊隊活動最頻繁的地區！實際上，我仍然沒有脫離地下組織；相反的，我的林場變成了游擊隊的補給站。平時，許多游擊隊員在這裏出出入入，有的也加入伐木工作，這一來，向百姓強徵糧食的不愉快的事件也就少了。」

「義一幾乎每個禮拜都上山來探望我。」施清泉把煙蒂在地上捺熄，放在手心裏。

「伊都是一個人來。來的時候總是滿滿一行軍袋的啤酒和香煙——這是伊的例行工作，因為伊是我的保證人。」

「松田樣知不知道你仍和游擊隊有聯絡？」有人問。

施清泉聽了笑着說：「一定知道！伊見了其他游擊隊員後對我說：『游擊隊都是好人嘛，不像軍部的人說，盡是殺人放火的強盜！』義一也曾建議日本當局重新考慮政策。當然，日本當局也發現要澈底消滅芭山漢的游擊隊幾乎是不可能的——各位請看。」施清泉指着那一層層密不透氣的綠色說：

「日軍不熟地形，車路又給游擊隊破壞了，使游擊隊最擔心的鐵甲車也開不上來。當然，除非用飛機來炸。」

「施清泉轉了一百八十度說：『但是炸那裏呢？能把整個芭山漢都炸平嗎？』」

「就這樣到了一九四四年的年底，萬聖節前一天，義一最後一次上山。」施清泉的聲音低了下來：「義一很高興的來告訴我，伊的情人瑪麗亞小姐替伊生了個男孩子……。」老太太側着頭看看陳樣，像是陳樣把話譯錯似的。

「晚飯時我們喝了點酒，義一的心情開始沉重起來。我想一方面是伊很想和瑪麗亞小姐正式成婚，可是瑪麗

亞的父親不准，因為義一不是天主教徒；而且義一也擔心家裏的反對。」

老太太噙着淚水，只是忍着不掉下來。

「另一方面是因為戰爭對日本人來說是愈來愈不利啦。」施清泉感慨的說：「我們後來就不再談這些煩人的事，只是聊點家常。義一突然說伊很想念在日本的媽媽：『要是能讓媽媽牽着我的手，像小時候上街一樣緊緊的不放，那該是多幸福的事！』臨睡前伊說：『戰爭早點結束也好！誰勝誰負，對我們兩個全心全力的人來說都俯仰無愧。只希望戰後我們還能相聚，那時候天下太平——我希望能常常吃義母蒸的米糕仔，更希望你也來鹿兒島嚐嚐我媽媽的，你一定也會愛吃……』」

老太太坐在交椅裏動也不動。八十多快九十的老婦人，背脊挺得竟如銅板一般的硬。黑色的和服包裹着她瘦小的身軀，蝴蝶袖在山風裏拍拍的飄着。「媽媽。」施清泉的叫喊好像在山谷裏迴響一般的悠揚，老太太靜靜的看着石碑。

「義一在隔天早上過身了。」施清泉說。

老太太動了動脖子，脖子和身軀成了一條直線。

「那天太陽剛剛出來，」施清泉看了看老太太，繼續說：「日本軍的鐵甲車開上了來，我們抵擋不住，準備撤退了。我進了義一房間，伊赤着膊，向東跪着；聽見我開門的聲音，頭也不回就說：『進攻的路線圖是我畫的。』『那你知道要進攻了嗎？』我問。伊點點頭回答說：『我知道，進攻信號也是我發的。我和司令約定，如果昨晚沒有下山，就是表示可以進攻。』『那你為什麼不逃跑？』我生氣的問。『我不能。』伊回過頭來看看我說：『我要你知道我只是在盡我的責任。』我聽了拔出手槍說：『我，我也要盡我的責任。我是美菲聯軍第三團第

一營指揮官，現在你是我的俘虜。』『你怎麼不開槍打我？』伊輕聲的問，又轉過頭去，望着東昇的旭日說：『也許這樣容易些？』『不！』我高聲大叫：『依照日內瓦協定，俘虜是……』伊打斷了我的話：『清泉！』伊說：『你欠我一條命對不對？』『不錯，可是我不會放你走……』我生氣的說。『哈哈！』伊仰天笑了起來：『不，我只是要求你殺了我……。』『不！』我大聲的說：『依照日內瓦協定……。』『那麼，』伊說着就揚起一件鐵器，大力戮進了肚子，一面拉扯，一面平靜的說：『就讓我自己來吧！像個武士一樣！』我呆了，阻止也來不及……。『清泉？』伊仰着臉輕輕的喚我：『拜托啦，現在可以給我一槍了？』伊翻過身來，躺在地上，手裏握的是一把餐刀。天啊！伊竟然……。』施清泉說着聲音就癒了，四週的遺族們騷動起來，老太太輕輕的環顧了一下，再看看施清泉。

「媽媽，原諒我吧！」施清泉向老太太跪了下去。

「實在是沒有辦法，我只好留下義一自己走了。」

「你為什麼不幫他一下？」老太太旁邊站着的歐桑齊聲問。

「已經沒救了……」施清泉解釋說。

「密斯特施！」陳樣連忙道：「伊們的意思是，為什麼您不替松田大尉解決一下？」

「我不能啊！」施清泉無助的說：「我跨出旁門的時候，義一在背後叫我，我叫一聲，我心裏痛一下，叫到第三聲的時候，我跨不出房門了。我撫着伊說：『好兄弟。』『好吧！』伊露出一絲絲的笑容，小聲但是清楚的說：『我就先走啦，但願你能看到我們的後代相親相愛，人類得真正永久的和平。』伊勉強的掙扎起來說：『其實劍道乃是人道。』」人羣裏響起了如雷的掌聲。

「義一兄求仁而得仁，對我又豈能說是不義？孔子說成仁，孟子說取義，義一兄可說是成仁取義了。」施清泉紅着眼眶，獻給了老太太一個鏡框。

「媽媽，」施清泉把包着的布打開說道：「這是義一最後一次帶來的紀念。」

——一張放大的照片，兩個年輕力壯的男子勾着肩搭着背，愉快的笑着，背景是芭山漢蒼蒼茫茫的樹木；稍高的一個光着頭，穿着卡其制服，上衣的扣子解開兩枚，袒着胸膛，長袖子捲到胳膊上；圓圓的娃娃臉，笑瞇瞇的眼睛。照片上用漢字寫着：共造東亞共榮圈！一九四四年十月，松田義一致贈。

二、金牛木馬老故事的翻版

我看見金布騎在馬椅上，笨手笨腳的在拆一號房的氣窗。

「嗨，金布！」我緊張的跑過去說：「想偷我們貴賓的東西呀？」金布的手脚是出了名的不乾不淨。「一號房是我們櫻花旅行社的。」我說。

「曉得啦！」金布斜着眼瞞我，向大廳叭叭嘴道：「那日本人帶了貓兒回來要打炮，却忘了鑰匙在房裏頭——喏！一號房的鑰匙只有一把……。」

「所ㄟ！」

「那就不要站着看！把鉗子給我。」金布伸下來他像柴扒一般的番仔手，小白鬍子一翹一翹的說：「今晚抓了幾只貓呀？」

「廿五隻。」我把鉗子送給他說。

「拿來！」金布的番仔手又伸了下來：「拿點來花花吧！」

「那尼？」我瞪着他叫道。

「倒底給是不給？」金布的手伸到我的鼻子前面：「五塊錢就好了。」奧凱，我咬了咬牙掏給了他五塊披索。
「光桿點！八倍的，我要五塊美金。」

金布笑嘻嘻的接過了錢，開始敲敲撬撬起來：「我自己幹得了啦。」金布想打發我走。我搖搖頭。

「好吧。」金布不情願的說：「那就陪我聊聊天，」他一伸手抓去了我口袋裏的「七星牌」日本香煙：「你們今天下午上那去啦？」他問。

「拜拜！」

「胡說！拜拜拜了一下午？我看你們一點鐘上山，快八點才下來。」

「又去了什麼清泉林場嘛。」我沒好氣的說。

「哦？」金布傻了一下說：「真是新鮮的事了。」

「是啊。」今天下午的事對我來說也是第一回：「去參加一個什麼日本上尉的紀念碑揭幕典禮，聽說那日本人跟施清泉還是像兄弟一樣的好朋友呢？」

「施清泉？」金布聽了搖搖頭。

「就是清泉林場的老板嘛，施上校，施老爺，那個日本上尉是叫什麼田的？」

「啊哈！」金布差一點用手裏的鉗子去敲腦袋：「你是說安東尼奧·施啦……。」

「哪哪！施上校，施大人。」